



投筆從戎保明室 功成身退殊不易

上馬殺敵，下馬讀書，這是何等瀟灑、何等英氣？這在明朝特別多。很多文人出身的英雄，投筆從戎，打仗打得狠，令敵人聞風喪膽。不過，部分書生，為朝廷立了功勞，下場卻很慘。例如英宗時期的于謙，力挽狂瀾，卻被處斬。他那「粉骨碎身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」(《石灰吟》)之句，道盡他的忠貞。

于謙乃永樂年間進士出身，曾因不賣當權太監王振的賬而被誣陷下獄。事因他準備入京述職時，人家勸他先打點些禮物奉送給王振，他笑言：「清風兩袖朝天去，免得闖闖話短長。」(《入京》)

「救時宰相」于謙 慘遭抄家

到「土木堡之禍」發生，御駕親征的英宗被俘，瓦剌大軍直逼京師，國家岌岌可危。于謙擔起「救時宰相」的責任，整軍經武，大打一場北京保衛戰。他更言國不能一日無主，推舉王登皇位，是為代宗，以絕瓦剌挾帝南侵或強索贖款。到保衛戰打勝了，再揮軍追擊，打得瓦剌大敗而逃，並送還英宗。可惜的是，英宗憑「奪門之變」而復位，于謙即變成叛逆之徒，被抄家處斬。

第二位是憲宗時的王陽明。他出身官宦之家，父是狀元。他二十歲中舉，喜論軍事，善射。他是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學家，只不過他多次赴考都受人妒忌而壓制，

後讀朱熹之書而有所悟。

二十八歲進士及第，分任職工部、兵部，正德年間迅速平定江西、福建等地之民亂，亦官拜兵部尚書，並揮軍平定「宸濠之亂」，有掃除內憂之功。他在平定江西南昌寧王的「宸濠之亂」時，先後以反間計和緩兵計拖延寧王的部署，令其失去先機，讓自己的軍隊可分進合擊、埋伏圍殲，再以火燒連船而大獲全勝，贏得「大明軍神」之譽。

他56歲時病逝，是英年早逝，卻也算善終。至於他的學說中，最著名的要算「知行合一」之說，強調二者互有表裏，不可分開。而他留下的《四句教》更成我們的座右銘：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；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」

縱能文能武 難敵宦禍黨爭

另一位萬曆年間進士及第的熊廷弼，下場則慘了。他被天啟皇帝下令斬首，並「傳首九邊」。即是將首級快遞北方九個軍鎮示眾，家屬不准收屍。熊廷弼少時家境貧寒，放牛讀書，刻苦強記。萬曆二十六年中進士，授保定推官，因釋放了被稅監緝拿的人民，並上疏撤礦，被擢升監察御史。萬曆三十六年，巡按遼東，開始招撫流離失所的難民，屯田耕種。又整肅軍令、造戰車、備火器、修城浚壕，整固守備。

天啟元年，熹宗即位，後金努爾哈齊破遼陽，兵臨廣寧。

當時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，因與巡撫王化貞不和，



◆于謙遺像。

不能協調作戰，又有守將投降，導致廣寧大敗失守。朝廷追責，王化貞和熊廷弼一同有罪，判處死刑，但魏忠賢等閹黨偏袒王化貞，為他開脫，而熊廷弼屬東林黨，魏忠賢等要將其置之死地。到東林黨人紛紛替他鳴冤，魏黨則坐實熊廷弼是結黨營私，那更犯皇帝之忌，處以重刑。

前車之鑑，天啟皇帝為太子時，教他讀書的孫承宗小心翼翼，不涉黨爭，也積極避開閹黨之攻擊。他任薊遼總督那四年，令後金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他亦重用袁崇煥，組成強而有力的防線。這位帝師，將他的經略所知一一告訴天啟。所以這位遭後世嘲諷只懂做木匠的皇帝，其實對遼東十分了解，甚至準確地預言滿



◆杭州于謙故居內的忠肅堂，清末林則徐以資料圖片

網上圖片

對聯推崇于謙。

資料圖片

洲人入關的路線。可惜，奸黨橫行，帝師孫承宗也要退隱避禍。崇禎時，他舉薦的袁崇煥也被問罪處死，這位年屆七十的老將，掛帥出征。可惜明軍各部互不協調，大凌河大敗。孫承宗再次退隱回故鄉高陽，到清兵來時，一門忠烈殉難。

也是文人出身的袁崇煥，能與八旗兵對峙。他與祖大壽合組「關寧鐵騎」，是能騎善射的軍隊。他曾兩敗努爾哈齊和皇太極，功勞無人出其右。可惜他貿然矯旨斬了皮島總兵毛文龍，反令皇太極無後顧之憂。皇太極放膽引軍攻臨北京城下，崇禎賜了袁崇煥凌遲處死，下場慘烈。

◆雨亭(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,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)



文苑英華

以豁達解消苦難 逆境中破繭而出

過去三年，疫情肆虐，學校停課，百業受挫，社會撕裂，部分人移居外地，親朋散離——不少人感到困難、困倦、困悶。

然而，在悠長的中華歷史中，試問怎沒有艱難的時刻？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」「疾風知勁草。」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寒冬與狂風之下，中國歷

史上的確出現過不少松柏勁草般之人物，其中一位便是蘇軾。

蘇軾天才橫溢，是個全才，起初獲皇帝賞識，仕途本來無可限量；可是，年輕的蘇軾還未識世途，被人歪曲他的文章，一次「烏台詩案」，被人大做文章，從天堂掉進地獄，若不是還有太后為他美言，相信就連性命也早已不保。

蘇軾後來被貶，一貶，再貶，又再貶，越貶越遠。初貶黃州，蘇軾便寫道：「缺月掛疏桐，漏斷人初靜。」眼前的缺月掛在樹葉稀疏的桐樹上，不是很應景嗎？有沒有禍不單行、慘上加慘的感覺？在計時器的滴漏聲停頓下來後，四周寂然，蘇軾想到過去，黯然而寫道：「時見幽人獨往來，縹緲孤鴻影。」蘇軾愛好熱鬧，誰曾見過他像離群孤雁般獨自飛翔？

蘇軾好酒，有時候甚至「努力」醉酒來消愁。他曾這樣寫道：「夜飲東坡醒復醉。」蘇軾不愧為高手，一般人會寫「醒復醒」，他卻寫「醒復醉」，醒來還要求醉。是因酒力太猛，故醒了仍不勝酒力，依然要醉？還是醒了再飲幾杯，好讓自己醒來再醉？無論如何，蘇軾看來不願醒來，這倒寫了他害怕現實——如此看來，蘇軾真的能借酒消愁嗎？

頭頭碰着黑的蘇軾，也不得不自怨起來，埋怨自己過於聰明。他曾寫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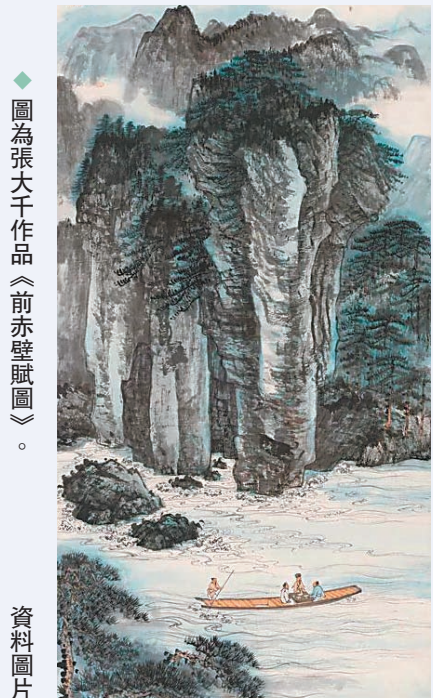
「人皆養子望聰明，我被聰明誤一生。」話雖如此，蘇軾最後還是醒來。他後來寫道：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。」只要心態超越境界，哪懼貧賤？蓑衣一披，風雨何懼？蘇軾之後再超然一點說：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只要看得再豁達一點，真的冇風冇雨嗎？

蘇軾也曾感慨寫道：「大江東去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」為何在長江流域出現的英雄故事中，卻偏偏缺了自己？是不是自己想多了？蘇軾說：「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，一尊還酹江月。」他這次調整了思想，於江上酌酒，與自己的胡思亂想來一次訣別。

萬物自有存在意義 無須比較執着

蘇軾為何能醒覺？他這句說話給了我們線索：「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」也對，只要能發現自己不過渺小、生命只不過短暫，人人如此——得了又如何？失了又如何？何需比較？何需執着？

從歷代面對苦難的高手身上，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呢？走到絕處，蘇軾也曾變得「so sick」，但他說了句「so what」，人生又精彩起來了。



◆圖為張大千作品《前赤壁賦圖》。

資料圖片

◆盧偉成MH校長,筆名孺子驢,播道書院總校長、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、新城電台親子節目《人仔細細》嘉賓主持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,致力在中、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,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。

恒大清思

「武林盟主」周芷若 難逃「小女子」套路？

金庸武俠小說的男主角，不論其武功、胸襟人格、名譽地位，在書中均不斷提升、成長。然而，小說的女主角卻非如此。明顯的例子有《神鵰俠侶》的楊過與小龍女。開首時，小龍女在武功閥歷上可謂楊過的導師，但至結局之時，楊過已蛻變成受人景仰的「神鵰俠」，小龍女卻始終是那個愛情至上的單純女子。以上情況，在金庸小說實在俯拾皆是。

金庸武俠世界的女性，大多武功不如男性，除了愛情的追求外，似乎沒有什麼行俠仗義的理想與事業野心，因此除了以女性為主的門派如峨眉派、恒山派以外，很少見到女掌門、女首領，更遑論出現女性武林盟主。

師命託付驅除殘虐大計

金庸小說中，能成為武林盟主的女性只有《倚天》的周芷若，但她卻是最令人扼腕的角色。周芷若自幼父母雙亡，投入峨眉派的門下，由滅絕師太撫養成成人。她對武功悟性極高，因而得到滅絕師太賞識，並在臨終之時，將掌門之位交託予她。師父滅絕更下跪相求，要她應允三件事：第一，以美色誘惑張無忌，以取得屠龍刀和倚天劍，但不許對「魔教」教主張無忌動心。第二，練成刀劍中暗藏的絕世武功，使峨眉派武功領導群雄。第三，運用刀劍內的兵書戰略，趕走蒙古人（其時為元朝），光復漢家山河。

「登大位」後僅着墨於愛情糾纏

從傳統俠義精神看來，執行亡師遺命，既是對門派、師父盡忠、盡孝，亦是對國家民族盡義，正切合「為國為民，俠之大者」的理想。除了以美色相誘的手段或有待商榷外，不因兒女私情而忘卻天下之公，更是男俠人生的義所當為。然而，最終周芷若又如何？小說描述她在得到刀劍、練成九陰白骨爪以後，確實在屠獅大會中技壓群雄，得到天下第一的武林盟主之位，亦重振了峨眉派的聲威。然而，有趣的是，這位武林盟主在「事業高峰」之時，其人生卻沒有什麼進展，她既沒有在武林中大展拳腳，也似乎將國仇家恨拋諸腦後。

周芷若此一角色本來有很大的發展空間，書中卻只着墨於她與張無忌及情敵趙敏的愛情糾纏，但對她所面對的師命與愛情之間的情義衝突，以及對人生事業的追求，卻一付之闕如。相比起因愛情而放棄事業與權力的趙敏，周芷若似乎得不到作者與讀者的理解與同情，最終淪為奸角。值得思考的是，若然她是男性，「他」的情況又是否一樣？



◆金庸策劃人李志清繪畫的小說封面,圖中人物為周芷若。網上圖片

◆馮慧心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講師



思辯任我行

理性分析現實 應對「道德高地」

「應然型」辯題處理的基本是涉及道德倫理的社會問題。在一些情況下，正反雙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基礎，就雙方的理念進行比拚；但也有些情況，其中一方有明顯的道德優勢（主流價值觀），即是所謂站在「道德高地」。面對這種情況，可以如何應對？

今天我們以「政府應立法成年子女供養父母」這道比賽辯題作為分享。對於這道辯題，我們不難想到正方是可以站於「孝道」的高地，提出「供養父母」是指物質上滿足父母的需要，是孝道的必要條件，並認為這是子女的基本責任。

面對這種論點，我們直接反駁「孝道」是難以在時間有限的辯論比賽中奏效的，而提出其他道德理念，也難以在「百行以孝為先」的中國社會文化中佔得有利位置。面對這種情況，反方進攻的重點不應是「道德高地」，而是要以理性分析，將正方引入「貼地」（接地氣）的辯論戰場中。

具體而言，反方要針對「立法」的問題。孝道是道德，但立法卻是現實的政策問題。如何將正方從「道德高地」拉入現實討論？反方需要提出比正方更為清晰且有說服力的準則。例如，指出正方要證明有必要立法，就必須證明以下兩點：1) 道德上，如果子女不供養父母，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；2) 社會上子女不供養父母的情況嚴重，有必要立法規管。提出準則有助將辯論的焦點轉移至有利自己的戰場。

當打開了理性「貼地」的戰場後，反方就可以提出論點攻擊。如指出「供養」與「孝順」沒有直接關係，「供養」不是「孝順」的基本條件。孔子認為孝敬父母要真心實意，如單純在物質上滿足父母，尚不足以為孝，更重要的是「敬」，是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。因為現實中，不是人人都有能力靠自己供養父母，因此不供養不代表不孝順。如果一個子女是真心尊

敬、關愛父母，但他沒有能力供養父母，我們不能說他是不孝順。

進一步而言，我們要考慮立法反效果，也是所謂「目標與手段不相符」。根據新加坡的立法經驗，如果子女不供養父母，是要由父母主動向政府舉報，甚至要對簿公堂，反而加深子女與父母間的矛盾，破壞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，與「孝」背道而馳。

有了以上的論點，反方最後可以進一步昇華，提出在現代社會體系中，老年人的供養不只是個人(子女)的責任，而是社會整體的責任，這也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道德基礎。因此，相比於立法成年子女供養父母，建立更穩健的長者生活保障制度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的可取之法。

從這道辯題例子可見，即使面對「道德高地」，只要我們回到現實，以理性分析去應對，在道德以外開闢戰場，並以此發起挑戰，高地本身也會不攻自破。

◆任遠(現職公共政策顧問,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,電郵:yydebate@gmail.com)